

时代精品文库

# 今古文苑 观 上

【上卷】

◎ 朱一清 主编

于石 副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IDAI JINGPIN WENKU  
GUWENGUANZHI JIANSHANGJIPING ( SHANGJUAN )

时代精品文库

古文观止鉴赏集评

【上卷】朱一清◎主编 于石◎副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观止》鉴赏集评 / 朱一清主编, 于石副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5(2010.1 重印)

ISBN 978 - 7 - 5396 - 1342 - 0

I . 古… II . ①朱… ②于… III . ①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②古文观止 – 鉴赏 IV .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492 号

---

**《古文观止》鉴赏集评**

**朱一清 主编 于 石 副主编**

---

责任编辑:温 澈 汪爱武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 政 编 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47.5

字 数:900,000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2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1342 - 0

定 价:59.00 元(上下卷)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古文观止》是清初康熙年间由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选本，辑自东周至明末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220 篇。其中部分文章旧时代的思想烙印比较明显，但多数文章是名篇佳作，而且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诸如书、论、碑、记，序、表、传、赞，赋、檄、诏、疏等各体皆备，风格多样而各具特色。该书不仅反映了我国散文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面貌，而且每篇作品都凝聚着作者呕心沥血的至情、智慧的语言、深邃的道理、精心的构思、独特的风格，叩动着读者的心扉，给人以启迪和借鉴。所以该书历久不衰，受到读者的欢迎。为了弘扬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广大青年的文化素养和鉴赏能力并陶冶其情操，以及供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和参考，兹应安徽文艺出版社之约，编撰了《古文观止赏析集评》一书。

本书原文以通行的《古文观止》的版本为底本，并对个别篇章作了校订。全书分注释、赏析、集评三个部分。注释部分，我们着重难字和虚词在原句中的含义解释，对个别难句作了串释，以便读者读懂原文；赏析部分，我们着重围绕本文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

成就和影响进行去粗取精的剖析，主要突出本篇的特色，作为抛砖引玉，引导读者进入鉴赏；集评部分，我们尽量汇集和摘录自汉至近代一百六十余位学者对各篇的精湛评论，同时也注意到对各家争鸣的不同意见的搜录，让读者在琳琅满目的鉴赏大观园中去品味、领悟。所以，本书一册在手，精华尽览。

本书由朱一清、蒋立甫、于石、浦经州、张先觉、陶新民、高兴、谢再斐、龚剑峰、常森、周威兵、许圣等十二位同志撰写，初稿完成后，于石同志担任唐文至明文部分的统稿；朱一清同志担任周文至六朝文部分的统稿，并对全书的集评资料作了一些补充，最后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安徽省图书馆和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同志的大力支持；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王谦元同志对本书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同时我们在编写中也曾参考一些同志的著作，恕未一一标明，我们谨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资料以及我们的水平所限，注释和赏析中的讹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朱一清

# 目 录

前 言 .....	(1)
周 朝	
郑伯克段于鄢 .....	(1)
周郑交质 .....	(7)
臧僖伯谏观鱼 .....	(11)
臧哀伯谏纳郜鼎 .....	(15)
季梁谏追楚师 .....	(19)
曹刿论战 .....	(23)
宫之奇谏假道 .....	(27)
子鱼论战 .....	(32)
介之推不言禄 .....	(36)
展喜犒师 .....	(39)
烛之武退秦师 .....	(44)
蹇叔哭师 .....	(48)
王孙满对楚子 .....	(51)
楚归晋知罇 .....	(55)
吕相绝秦 .....	(59)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	(66)

晏子不死君难	(70)
季札观周乐	(74)
子产论尹何为邑	(80)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84)
子产论政宽猛	(87)
吴许越成	(90)
召公谏厉王止谤	(94)
襄王不许请隧	(98)
里革断罟匡君	(102)
敬姜论劳逸	(105)
叔向贺贫	(110)
诸稽郢行成于吴	(113)
申胥谏许越成	(118)
春王正月	(121)
宋人及楚人平	(124)
吴子使札来聘	(128)
郑伯克段于鄢	(131)
虞师晋师灭夏阳	(134)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137)
曾子易箦	(140)
公子重耳对秦客	(143)
晋献文子成室	(146)

## 秦 朝

苏秦以连横说秦	(149)
邹忌讽齐王纳谏	(155)
颜斶说齐王	(158)
冯谖客孟尝君	(161)

赵威后问齐使	(166)
庄辛论幸臣	(169)
触龙说赵太后	(174)
唐雎不辱使命	(180)
乐毅报燕王书	(184)
李斯谏逐客书	(190)
卜居	(196)
宋玉对楚王问	(199)

## 汉 朝

五帝本纪赞	(202)
项羽本纪赞	(206)
孔子世家赞	(209)
伯夷列传	(213)
管晏列传	(220)
屈原列传	(227)
酷吏列传序	(235)
太史公自序	(238)
报任安书	(244)
贾谊过秦论(上)	(257)
贾谊治安策(一)	(266)
晁错论贵粟疏	(274)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279)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288)
李陵答苏武书	(292)

## 三国两晋南北朝

诸葛亮前出师表	(299)
---------	-------

诸葛亮后出师表	(304)
陈情表	(309)
兰亭集序	(314)
归去来辞	(319)
桃花源记	(325)
五柳先生传	(330)
北山移文	(333)

## 唐 朝

谏太宗十思疏	(339)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343)
滕王阁序	(350)



## 郑伯克段于鄢<sup>①</sup>（《左传》）<sup>②</sup>

初<sup>③</sup>，郑武公娶于申<sup>④</sup>，曰武姜<sup>⑤</sup>。生庄公及共叔段<sup>⑥</sup>。庄公寤生<sup>⑦</sup>，惊姜氏<sup>⑧</sup>，故名曰寤生，遂恶之<sup>⑨</sup>。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sup>⑩</sup>，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sup>⑪</sup>。公曰：“制，岩邑也<sup>⑫</sup>，虢叔死焉<sup>⑬</sup>，佗邑唯命<sup>⑭</sup>。”请京<sup>⑮</sup>，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sup>⑯</sup>。

祭仲曰<sup>⑰</sup>：“都城过百雉<sup>⑱</sup>，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sup>⑲</sup>；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sup>⑳</sup>，非制也<sup>㉑</sup>。君将不堪<sup>㉒</sup>。”公曰：“姜氏欲之<sup>㉓</sup>，焉辟害<sup>㉔</sup>？”对曰：“姜氏何厌之有<sup>㉕</sup>？不如早为之所<sup>㉖</sup>，无使滋蔓<sup>㉗</sup>。蔓，难图也<sup>㉘</sup>。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sup>㉙</sup>。公子吕曰<sup>㉚</sup>：“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sup>㉛</sup>？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sup>㉜</sup>。”公曰：“无庸<sup>㉝</sup>，将自及<sup>㉞</sup>。”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sup>㉟</sup>。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sup>㉟</sup>。”公曰：“不义不昵<sup>㉟</sup>，厚将崩。”

大叔完聚<sup>㉟</sup>，缮甲兵<sup>㉟</sup>，具卒乘<sup>㉟</sup>，将袭郑。夫人将启之<sup>㉟</sup>。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sup>㉟</sup>。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sup>㉟</sup>，公伐诸鄢。五月辛丑<sup>㉟</sup>，大叔出奔共。

书曰<sup>㉟</sup>：“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sup>㉟</sup>，故不言弟；如二君<sup>㉟</sup>，故曰克<sup>㉟</sup>；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sup>㉟</sup>，不言出奔，难之也<sup>㉟</sup>。

遂置姜氏于城颍<sup>㉟</sup>，而誓之曰：“不及黄泉<sup>㉟</sup>，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sup>㉟</sup>，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sup>㉟</sup>。”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sup>㉟</sup>！”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sup>㉟</sup>！若阙地及泉<sup>㉟</sup>，隧而相见<sup>㉟</sup>，其谁曰不然<sup>㉟</sup>？”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sup>㉟</sup>。”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sup>㉟</sup>。”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sup>㉟</sup>：颍考叔，纯孝也<sup>㉟</sup>，爱其母，施及庄公<sup>㉟</sup>。《诗》曰：“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sup>⑯</sup>。”其是之谓乎<sup>⑰</sup>！

### [注释]

①郑伯：指郑庄公。春秋时郑国是五等爵中伯一级的诸侯国，故国君称“郑伯”。 ②《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后人把它附在《春秋》后边作为解经之作，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它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二百五十五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方面的重要史实，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古代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著作。 ③初：当初。这是史家追叙前事的习惯用语。 ④郑武公：郑伯的父亲，姓姬，名掘突，谥号“武”。申：古国名，姜姓，侯爵一级的诸侯国，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⑤武姜：武，从夫谥，表示丈夫是武公；姜，表示她娘家的姓。 ⑥共(gōng)叔段：郑庄公弟。共，古国名，在今河南辉县。叔是排行，段是名。因叔段后来逃奔共，故称“共叔段”。 ⑦寤：通“牾”，《说文》：“牾，逆也。”寤生：逆生，即胎儿脚先出来的一种难产。 ⑧惊：惊骇。 ⑨恶(wù)：厌恶，讨厌。 ⑩亟(qì)：屡次。 ⑪制：古邑名。西周属东虢，春秋属郑，后入晋。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地形险要。 ⑫岩：险要。 ⑬虢(guó)叔：指东虢国的国君。死焉：死于此。此指公元前767年郑武公灭东虢之事。 ⑭佗邑：别的地方。唯命：即“唯命是听”的省略语。 ⑮京：郑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二十里。 ⑯京城大叔：据《史记·郑世家》：“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大，同“太”。大叔，是对叔段的尊称。 ⑰祭(zhài)仲：郑国执政大臣。 ⑱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⑲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大的城邑方圆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⑳不度：不合先王法度。 ㉑非制：不是先王的制度。 ㉒不堪：受不了，控制不住的意思。 ㉓姜氏：庄公称其母，这是当时的习惯称谓。 ㉔焉：哪里。辟：同“避”，逃避。 ㉕何厌之有：意为有什么满足。厌，通“餍”，满足。 ㉖早为之所：及早安排他的处所。 ㉗滋蔓：滋长蔓延。喻大叔段地益广，势益强。 ㉘图：对付。 ㉙既而：不久。鄙：边邑。贰：两属，双方管理，意为表面上属于庄公，实际属于叔段。 ㉚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 ㉛若之何：犹如之何，怎么办。 ㉜无生民心：不要使人民产生贰心。 ㉝庸：用。 ㉞将自及：将会自己招致灾难。 ㉟廪(lǐn)延：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㉟厚：据杜



预注“谓土地广大”。一说势力雄厚。③不义不昵：据杜预注谓“不义于君，不亲于兄”。昵，亲近。④完聚：意为修葺城郭，积聚粮草。⑤缮甲兵：整修铠甲和兵器。⑥具卒乘：备足士兵和战车。卒，指步兵。乘，指战车。古时兵车一乘，上有甲士三人，后随步卒七十二人。⑦夫人：指武姜。启之：打开城门接应他。⑧帅：通“率”，率领。⑨鄢：郑邑，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⑩五月辛丑：即鲁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辛丑，是古时的干支纪日。⑪书：指《春秋》经文。以下几句是解释经文的所谓书法。即春秋笔法。⑫不弟：不像兄弟。一说弟通“悌”，弟弟顺从兄长。不弟，即不守弟道。⑬如二君：指庄公与叔段之战，犹如两个敌国国君之战一样。⑭克：攻克，战胜。⑮郑志：指郑伯蓄意杀弟的意图。⑯难之也：难以下笔记载叔段出奔共这件事。按《春秋》书法，凡记某人出奔，就表示这人犯了罪。因叔段出奔，庄公也有责任，不能单怪叔段，故《春秋》不言叔段出奔共。

⑰城颍：郑邑，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⑲黄泉：指地下。此句意为不死不相见。⑳颍考叔：郑国大夫。颍谷：郑边邑，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封人：官名，地官司徒的属官，掌守护帝王社稷及京畿的疆界。春秋时为典守封疆的官。㉑遗（wèi）：馈赠。㉒繄（yī）：叹词，犹今“咳”。㉓患：忧虑。

㉔阙：挖掘。㉕隧：动词，掘作隧道。㉖其：反诘语气词。不然：不是这样。㉗融融：和乐的样子。㉘泄（yì）泄：舒畅的样子。㉙君子曰：是《左传》作者对所记历史事件发表评论的方式。后来史书中的“论”、“赞”即起源于此。㉚纯孝：笃孝。㉛施（yì）：延及，扩大。㉜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竭尽。锡，赐。这两句意为孝子尽孝没有竭尽的时候，以此孝道永远赐给孝子的同类。㉝其是之谓乎：大概说的是这种情形吧。

## [赏析]

本文是《左传》第一篇，记述了春秋初年郑国贵族统治集团家庭内部一次争权斗争。全文围绕这一斗争而展开。作者着重记叙了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郑庄公、姜氏和共叔段。他们虽是母子兄弟，但为了争权夺位，不惜骨肉相残。矛盾的起端是庄公之母姜氏偏私任性，骄纵小儿子共叔段逐步扩展势力，阴谋夺取政权。而庄公早已察觉其母和叔段的用心，他一面不露声色地表面顺从，托词“母命难违”；一面故意纵容其弟野心恣肆，“多行不义”，以便将其置于死地。对庄公这种心计，作者不作旁观介绍，而是直接选择庄



公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的代表性言行,进行有层次的叙述:一则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再则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三则曰“无庸,将自及”;最后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并亲率大军至鄢地讨伐,把共叔段逐出国境。从而鲜明而形象地把庄公阴险狠毒和虚伪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正如吕祖谦所说:庄公“导之以逆,而反诛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东莱博议》卷一)!真是一针见血,洞见其心。至此,作者并未把庄公这个人物轻易放过,而是紧紧抓住庄公置其母姜氏于城颍后“既而悔之”的一闪念,在本文的最后一段引出一个颍考叔来,提出一个“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两全之计,使庄公母子在隧道相见,一个言“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一个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表面上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实质上把母子二人的内心虚伪显示得淋漓尽致。这在作者赞美颍考叔“纯孝”的结语中,寄寓着无限的感慨为证。

全文仅七百余字,首尾完整,结构紧密而曲折波澜,塑造了如此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真是鬼斧神工,这种高超的写作技巧值得我们借鉴,难怪后人称为“文章之祖也”(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 (朱一清)

### [集评]

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此三者,天下之戚也。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宋]苏轼《东坡续集》卷八《论郑伯克段于鄢》

学者作文,最难叙事。古今称善叙事者,左氏、司马氏而已。如叙郑庄公、叔段本末,此左氏笔力之最高者。

[明]归有光《文章指南》仁集

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颍考叔之微妙,情状一一如见。

[明]魏禧《左传经世钞》卷一

通篇,要分认其前半是一样音节,后半是一样音节。前半,狱在庄公,姜氏只是率性妇人,叔段只是娇养失教子弟。后半,功在颍考叔,庄公只是恶人到贯满后,却自有悔过之时。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叙事文字,贵首尾连贯,详略得宜,左氏最善此法。是篇骨劲包腴,摹写



入情，为传记之祖。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卷一引王熙评

通篇只写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之人赞叹作结。意以公等本不孝，即末后二着，亦是他人爱母施及，与公无与，所以深恶之。此言外微词也。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一

郑庄志欲杀弟，祭仲、子封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厚将崩”等语，分明是逆料其心至于此，故虽婉言直谏，一切不听。迨后乘时迅发，并及于母。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幸良心发现，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此。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寓慨殊深。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一

叔段到底不过一骄弟耳，稍裁抑之，庸讵知不恭于兄？曰“姑待”、曰“无庸”，是谁氏之酿成之也？及后母子如初，而不闻反弟于国，悔犹得半而失半也，郑伯始终其忍人乎哉！

[清]过珙《古文评注全集》卷一

前半克段于鄢，后半置母于颍，两事本当两断，但一样贬驳，未免境绪无别。忽借君子，忽借考叔，微文刺讥，胜于唾斥，此脱换之妙。凡用闲情掉尾，别出事外远致，其妙都本于此。

[清]冯李骅、陆浩《左绣》卷一

左氏自述所闻，深著郑罪，以传补经，写一幅梲镜小照。……读去语语似真，勘破言言怙恶，叙事至后半，圣不可知。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一

左氏体认《春秋》书法微旨，断以失教郑志，通篇“尽情发明”四字。以简古透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千百载后，可以洞见其心，真是鬼斧神工，非寻常笔墨所能到也。其字法、句法、承接法、摹写法、铺叙断制法、起伏照应法，一一金针度与。因宜吕东莱谓为“十分笔力”，吴荪右称以“文章之祖”也。

[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

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机而使之狎，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甲兵之缮，卒乘之具，庄公之钓饵也；百雉之城，两鄙之邑，庄公之陷阱也。封京之后，伐鄢之前，其处心积虑，何尝须臾忘叔段哉！庄公之心，天下之至险也。

[清]李骏岩辑《新订批注左传快读》卷一引《东莱博议》



文章贵乎变化，变则生，不变则死；生则常新，死则就腐。此篇前半，句句精峭，及叙考叔，变为疏宕。而考叔一案，施叙法也，一字不应叔段，高绝。

[清]李骏岩辑《新订批注左传快读》卷二引王或庵评

此事《春秋》书法，本是两面夹写，一责共叔之不弟，一诛郑伯之不兄，左氏作传，乃本此为文。然共叔之罪显，易于发明；郑伯之恶微，难于描写。故就其君臣谋议问答之辞，遂将郑伯平日杀机，一一从口角中摹出。千载之下，如见其人。……“君子曰”数句，极赞考叔，正是极诛郑伯，善用旁侧之法。

[近代]姚永概《左传讲议》（手稿本）

宗尧云：“称考叔以咏叹出之，其刺郑庄深矣。”閻生按：此诡激谲宕之文也。明谓郑庄不孝耳，却吞吐其词，不肯径出，故文特婉妙。范彦殊云：“不容其弟，反以赐类称之，正深刻之也。”

古人高文，多事外曲致，旁见侧出之处。此篇本诛庄公之不孝，但嫌直率，故幻出颍谷封人一衬，以形容之致，及精神旁溢之处，唯左氏、史公，时时有之，他人皆不逮矣。

[近代]吴閻生《左传微》卷一

前数层状写郑庄之阴险奸诈，穷形尽态，至“可矣”二字，始为揭破。

考叔教庄公阙地见母，以遂其非人子所出之誓言，其不孝之罪浮于庄矣。左氏“纯孝”之褒嘉，“赐类”之咏叹，岂真赞美之哉！乃正言若反者也。“其是之谓”，亦犹其然岂其然乎云耳。

[近代]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卷九



## 周 郑 交 质<sup>①</sup> (《左传》)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sup>②</sup>。王贰于虢，郑伯怨王<sup>③</sup>。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sup>④</sup>。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sup>⑤</sup>。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sup>⑥</sup>。秋，又取成周之禾<sup>⑦</sup>。周、郑交恶<sup>⑧</sup>。

君子曰：“信不由中<sup>⑨</sup>，质无益也。明恕而行<sup>⑩</sup>，要之以礼<sup>⑪</sup>，虽无有质，谁能间之<sup>⑫</sup>？苟有明信<sup>⑬</sup>，涧、溪、沼、沚之毛<sup>⑭</sup>，蘋、蘩、蕰藻之菜<sup>⑮</sup>，筐、筥、锜、釜之器<sup>⑯</sup>，潢汙、行、潦之水<sup>⑰</sup>，可荐于鬼神<sup>⑱</sup>，可羞于王公<sup>⑲</sup>。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sup>⑳</sup>，《雅》有《行苇》、《泂酌》<sup>㉑</sup>，昭忠信也。”

### [注释]

①周：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而建周，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史称西周；公元前770年平王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②平王：周朝第十三代王，名宜臼（一作宜咎）。卿士：春秋时官职，专指执政大臣。③郑伯：指郑庄公。④王子狐：周平王之子，名狐。郑公子忽：郑庄公的儿子，又称太子忽、世子忽、郑忽，即后来即位的郑昭公，在位四年，为高渠弥所杀。质：人质，抵押品。⑤崩：古代帝王死称崩。畀：给予。虢公：指西虢公，也仕于周朝。⑥祭足：即祭仲，郑国大夫。帅：率领。温：周邑名，在今河南温县南。⑦成周：即洛邑，周王室的首都，在今河南洛阳市东约四十里。禾：泛指谷物。⑧交恶（wù）：互相怀恨在心。⑨中：通“衷”，指内心。⑩明恕而行：指做事开诚布公、互相体谅。⑪要（yāo）：约，约束。⑫间（jiàn）：离间。⑬苟：连词，如果，假如。明信：充分信任。

⑭沼：池塘。沚：指水中小洲。毛：野草。⑮蘋：浮萍，生在水面，形似莼菜，可食，可供祭祀。蘩：白蒿，可食，可供祭祀。蕰藻：聚藻，生在水底，叶像蒿，可食，可供祭祀。⑯筐：方形竹器。筥（jǔ）：圆形竹器。锜（qí）：三脚的锅。釜：无脚的锅。⑰潢汙（huáng wū）：低洼积水处。行：是“衍”的假借



字,沟水。潦(lǎo):雨后积水。⑯荐:献,进。⑲羞:美味食品,这里做动词用,进献。⑳《风》:《诗经·国风》。《采繁》和《采蘋》都是《诗经·国风·召南》里的诗,内容都与祭祀有关。㉑《雅》:指《诗经·大雅》。《行苇》:《诗经·大雅·生民之什》里的一首诗,古人认为其核心内容在于明忠厚。《泂酌》:《诗经·大雅·生民之什》里的一首诗,古人认为该诗有即便是行潦之水亦可以供祭祀的含义。

### [赏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天子的影响在实际上、在名义上都日渐衰微的时期。当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正一天天变为儒家学者的深情怀想。《周郑交质》一文写周平王忧虑郑庄公过于专权,打算分一部分权力给虢公,由此引发了郑庄公的怨恨和反对。双方言不由衷,虽交质而无益。

文章叙事朴而能华,浅而能深。郑伯怨平王欲分权与虢公,平王只用“无之”二字支吾搪塞,一方面写出平王一副小儿怕打的光景,心存侥幸;一方面写出平王口是心非,理虽足而气不盛。平王三月崩,“周人将畀虢公政”,而郑国军队四月取温地之麦,秋则复取周之首都成周之禾。作者着一“将”字,写出周人有意而未行,以及周人期望与胆怯、忧虑与狐疑交织的复杂心态;写出郑伯虎视眈眈,周人实际未曾分权与虢公,而郑师一则取温地之麦,二则取成周之禾,一副欺人太甚面目。

文章能把作者的好恶、取舍融汇于叙事之中。“王貳于虢”,是说平王对虢公有偏爱之心,欲分郑伯之权与之。平王仅存此心,而郑伯却以此厚责之,故平王不得不虚词掩饰,甚至不得不与郑国行敌国质子之事。平王死,“周人将畀虢公政”,周人当时只存此心,而郑伯却以此厚责之,命军队两度入侵东周之地。作者叙周、郑交质,先叙周以王子狐为质,后叙郑以公子忽为质,显见郑伯逼平王立质毕,而后才聊以公子塞责。文章虽冷静叙写,其字里行间却一次次暗示了郑伯之无情、无理,可笑、可恼、可恶。

文末“君子曰”一段,实是作者借“君子”之口发表的评论。这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句,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直使人觉得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风韵悠然。

(常 森)